



書經注卷之十

金履祥

君奭通鑑曰厥夫前人之次感而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棐匪

書經注卷之十

一

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爲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不敢以天命之至爲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且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冲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書經注卷之十

王受命

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復之意天不可信卽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前人恭明之德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前人光天保衡卽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

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言爲正巫賢者  
人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  
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  
天威格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  
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  
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  
傳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傳說  
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  
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  
傳說耳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  
也

書經注卷之十

三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  
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許也  
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  
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  
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  
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

甸而言也惟茲卽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  
征伐會同號令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  
舊臣爲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  
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  
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  
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  
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  
事于四方若龜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書經注卷之一

四

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正也格感通  
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感通之  
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卽降滅亡  
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爲永久之  
計則天心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  
造之周邦乎永念卽平格之意亂明卽保乂之  
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

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  
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德

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厯相武  
王以勉召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  
或作周田觀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  
日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號叔王季子文王弟  
其後封于東號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所謂

書經注卷之十

五

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爲而申勸武  
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  
亦惟有號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爲之往  
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  
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  
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於民升聞  
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死  
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其伐商受又昭  
武王之德以冒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  
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

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蓋如此

今在子小子旦若遊大川子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於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斂不

爲之意耆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輔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沖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遊大川子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爲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指上文而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  
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  
乃謀爲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爲民標準故當時凡言  
爲大臣者皆曰以爲民極偶配也乘載也周召  
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舉武王之言以勉  
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爲大臣以  
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  
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  
憂責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辭其責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  
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諾

允信也保召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  
克敬與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我  
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  
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若此費辭說

也允不允對言

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  
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於丕時

襄成也戡堪通勝也子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  
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  
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蓋人臣  
總政以盈滿爲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  
舉賢後以擬其後他日推遜後人於丕大之時  
可也今日則未可遜其責也

書經注卷之十

八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  
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  
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  
日之休矣我與君奭當共成文王之功不自止  
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  
可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爲憂慮矣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

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依耳此聖賢真切之語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猶言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爲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祗若茲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

書經注卷之十

九

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爲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爲然大誥旣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爲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爲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傳說而此

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  
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  
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  
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爲周召  
之比故言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  
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  
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  
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

書經注卷之十

十一

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

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  
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  
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  
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  
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  
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侯以  
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  
擢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  
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胡名仲字言仲循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  
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土仲往之國益當敬  
之呂氏曰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  
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

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順  
王命忠也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爲蔡仲言忠則

可以爲孝違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旣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文言其改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眾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蔡叔之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書經注卷之十

三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邁迹垂憲之意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則無過不及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章非聰明而強爲聰明者必以妄作爲智此其所以亂舊章也厥度卽舊章作聰明者以私意亂之以側言者聽人言改之人言之側非視聽

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大紀曰八年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  
如我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  
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

履祥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  
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予以  
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  
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  
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

書經注卷之十

十四

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  
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於鬪閱之事辭愈詳  
事愈下而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  
之變其辭情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卽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卽謂之宗周爾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

書經注卷之十

五

王幼周公秉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耳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蓋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然不知覬覦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絕之禍此言所以殺武庚之故一說

謂是論武庚故臣爲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國桀以成滅也誕大迪蹈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爲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憤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

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爲肆逸且不肯加憂感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爲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爲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妹喜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眾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憤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爲斯民之無主而求能主

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  
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故言夏桀之罪而夏  
之多士亦不爲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如  
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  
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  
明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百爾  
所爲亦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  
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  
殷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  
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爲爾  
多方所簡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  
所麗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  
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

于帝之罔不明德謹罰明德則民化於善謹罰則民不爲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愍赦當其咎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蓋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

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綱烝天惟降時喪

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爲淫泆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爲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

有邦者得以間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縱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

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或前此欲伐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爲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子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爲不善天終絕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

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  
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  
周飢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  
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承上章言商旣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眾心是克開于民之  
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惟  
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

啟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  
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勳我用休者  
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旣得乎天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  
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  
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降爾四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大意是責其與於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之士眾不戮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于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父我周王以享爾之天命乎世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曷不順我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以爲正也凡爾所爲既不自愛又唱爲予復之說是又欲誑誤他人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卽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者謂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

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  
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遷之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  
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  
卽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般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克闔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  
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書經注卷之十

三

此以下造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卽多士篇所謂  
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卽所謂比事臣我宗  
多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般多士者  
武庚之遺臣奔走臣我監五祀者監卽三監謂  
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  
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伯小大多  
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黨正縣正治職也皆今

曰周家所置教治之官也此卽召誥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爲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邱甸之類皆殷士爲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言卽誓字爲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旣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自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旣誅粵置胥伯小

大多正以掌教治爾當以爲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爲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是爲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謂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簡閱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畏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啟拔於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

自此章以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

簡而子王子謂自此章以下皆爲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黜殷之後再爲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謫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四與

書經注卷之十

書

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方字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既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敎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爲縱逸爲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

此再言之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

上文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警戒以終之謂今日爲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爲乖亂則我將別有謀戮乃爾自取無所歸怨也子王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此當共爲多士篇之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

書經注卷之十

五

方八篇雖所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秦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詰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

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豗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

書經注卷之十

三

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爲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土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

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  
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  
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  
爲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  
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  
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  
方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  
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  
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  
徐戎何爲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

書經注卷之十

毛

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  
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  
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  
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  
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

天下

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  
代之制此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  
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  
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  
十餘年刑厝不用嗚呼盛哉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卿士卽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書經注卷之十

天

休茲猶虞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鮮以重入君之聽而勉戒之也俊卽三俊可爲三宅者迪知躬蹈而眞知之也九德本臯陶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面

圖謀親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  
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強盛者  
蓋能籲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籲俊  
必有大臣真知夫信行九德之賢而後敢薦於  
后而此時之爲后者又圖謀面察之貞爲大順  
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

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  
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惡德弗

書經注卷之十

五

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  
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  
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粵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卽猶云  
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儲  
三宅之用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  
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粵成湯所以升爲天子能  
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

湯能不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嚴惟丕式卽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嗚呼歎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

書經注卷之十

三

譬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諸醜行者也言紂之於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牧宅準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疎之意如此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革夏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卽常任趣馬閑廐  
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  
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天府  
之屬大都小伯卽大小都伯畿內都邑之長也  
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之事上者表臣百司表  
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爲在內百司此表臣  
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

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長獻人角人羽人則  
虞衡其長凡此眾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  
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之命於天  
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者夷微盧此四夷之  
國烝眾也此王官之監於四夷者三亳蒙爲北  
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險也古者形險  
之地不以封王官守之蓋三亳商之舊都其地  
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  
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之  
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

三宅之事於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  
大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爲之而  
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夷狄之國與要地設險  
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  
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  
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  
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  
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  
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  
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

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  
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  
諸郊畿不豫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  
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  
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  
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文王

而言之蓋恐成王聞其目而不知其綱聞其效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宅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用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眾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

惟牧夫是從是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豫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則罔敢豫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厚與得人之多皆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

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竝而受此丕丕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  
之彥以乂我受民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土章庶言也末  
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  
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土章庶言也末  
終也盡也言孺子已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  
於立政必於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  
德如何丕乃使之爲治左右我所受之民均調  
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於  
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專之以乂我受民言知  
之明任之專也

書經注卷之十

三十四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夏商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  
於人者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爲今日守文  
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  
獄庶謹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己兼知  
之事傾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

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爲國罔有於立政而乃用儉利小人者蓋儉利之人沾沾便捷以才陵德則國家政事日入於鑿卒以昏斃繼自今成王其勿用儉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

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爲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爲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爲近而

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  
在外郡縣雖專爲牧民而六曹之事益亦兼有  
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  
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謂儆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猶  
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  
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  
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  
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

書經注卷之十

美

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爲一章告孺子  
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  
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  
誤況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  
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  
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  
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卽上文之  
吉士也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

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爲  
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  
生成而莫知爲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  
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  
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卽蘇公  
謹獄之生命太史併書之以爲司獄者之法蘇  
國名公名忿生爲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

書經注卷之十

三

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脈以長我王國使後爲司  
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  
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  
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  
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  
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  
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爲得之按古者詰兵蓋  
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  
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忠守文之主或自廢

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  
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  
詰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  
世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緊急則荒亂無措  
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  
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  
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  
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  
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

書經注卷之十

三

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  
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  
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蓋  
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啟廣伐之漸耶曰此  
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  
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  
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  
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  
則爲君子而不能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  
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十

三

大誥五平... 九千萬... 對重...



...其... 至... 母... 故... 校... 圖... 圖...

...其... 故... 校... 圖... 圖...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一

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岐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爲九服矣宗周卽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旣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

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爲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

章則訓戒勉勅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人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四方外則

書經注卷之十一

二

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又然此時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

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自此以下頌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  
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爲首  
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  
極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變和  
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  
經邦所以變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  
必備惟其人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  
曰孤化卽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  
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  
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阜成兆民

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  
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  
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  
宰家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  
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百官異職摠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  
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  
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眾也司

徒則主凡夫家之徒眾也故曰地官治眾莫大  
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  
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凡夫家徒殷願事任民保  
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蓋  
所掌者禮禮莫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於宗廟  
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  
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  
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  
之禮和者使之不愆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

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莫急於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卽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眾也卽謂六軍之眾也平謂使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使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爲惡也從木從示謂書刑於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爲惡也至於刑

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與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

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  
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  
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  
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爲要服聖人詳內  
畧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  
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  
但止於五服焉王者安全中國不務遠畧於此

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  
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  
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  
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者蓋  
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  
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  
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象胥  
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  
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  
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意雖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爲重蓋古人卽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

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脩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

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  
聞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  
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  
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  
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  
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  
反艱難矣

書經注卷之十一

八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  
入畏

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  
期於爲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爲侈故貴於恭儉  
以爲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  
實德於中而毋行其僞也僞之無不敗者蓋作  
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強矯故心逸而日休焉作  
僞則揜匿覆護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見其拙  
爾居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

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  
反入於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  
至真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庶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治非可以一人爲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於推  
賢舉能焉推賢遜能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  
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於  
一舉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於己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

書經注卷之十一

九

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卽立政三事公孤位  
尊德重不待戒勅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勅  
然王者立法非爲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  
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  
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  
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  
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眾  
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

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  
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先儒  
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  
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  
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  
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書經注卷之十一

十

書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王未遂居洛况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  
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爲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書經注卷之十一

十一

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爲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荐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

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  
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逮  
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  
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兼常人  
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已蹈  
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間今古孰不願見而不  
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  
爲周公者蓋特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  
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  
人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  
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卽至治馨香之謂故必  
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  
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  
友共虞度之師眾之言周矣則又思釋之蓋在  
我之德旣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度之此政  
之所以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與

愚謂此成王因師虞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爲親近之臣獻納之任其爲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固爲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章之意勉君陳之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卽易爲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則寬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法以爲寬也從容以

和則其忘勢近民亦非勉強勉強則不能和矣  
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  
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  
曰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  
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  
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  
也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

書經注卷之十一

西

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隨其時  
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  
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  
止百者則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  
大警誠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脩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  
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  
官皆屬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  
指官也頑者所未化脩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  
忍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  
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溫純於職業則兼簡其  
修廢使人勸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  
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

書經注卷之十一

五

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爲  
物所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  
欲教之以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  
之末而實在吾攸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  
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之眞攸好如此  
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之蔽  
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  
如此

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

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龐臣碩輔  
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  
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  
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  
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  
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  
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懿之人則一意奉承不  
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  
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  
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頹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兼或三公下兼六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七

卿蔡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

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

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謂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書經注卷之十一

大

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

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

之運昔者成王幼冲親罹其禍四國相挺而起

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又以見君

德所施公平周溥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釗子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蓋相傳以爲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爲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致

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此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公孔子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

莫不同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蔡氏曰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受命王還內徹出幄帳於庭喪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俟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賁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後齊侯呂伋太公子入爲虎賁氏伋於也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爲憂居宗主翼室卽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梁闇比諸侯倚廬而加楣梁此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宅宗之地此下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盛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脩豫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卽太保命之也作冊以傳顧命古者冊書自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冊之度又異於常太保定其制焉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再明日卽命作冊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復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卽殯之明日也旣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爲重也伯相卽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爲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廷所須癸酉器物如下文禮器几席事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爲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辰綴衣

狄下士祭統謂樂吏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張之士者卽幕人司几之類也黼辰天子之屏黼以白黑爲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斜者謂之屨以象雷也文之方而四銳腰兩旁曲內首尾曲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卽今銀犧畫也辰以緇爲之設黼辰幄帳如成王存

之曰也

牖閒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爲堂後爲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辰謂設辰之處也此所謂牖閒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蔑孔鄭諸儒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爲緣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爲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卽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爲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然

左右進以至戶牖間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  
云次第經由處也底者蒲席也綴雜彩文貝車  
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繪五彩雕  
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  
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  
爲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

書經注卷之十一

重

夾而又南向與當辰同又越玉五重蓋東夾者  
者卽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  
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西階之上士  
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  
夾爲之所以西夾旣設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  
不陳寶漢天子殮以玉札謂之玉棺所以不腐  
周天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  
爲梁闇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未脩  
喪禮也筍席呂氏謂緝竹籜以爲席也紛雜也  
漆黑漆親親不尙飾故此坐之設如此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大球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朝廷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寶  
者先王之寶器赤刀博物志昆吾鍊銅赤刀切  
玉如泥者大訓卽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卽伏羲  
所獲龍馬負圖也胤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  
大物皆精堅久遠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  
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  
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

書經注卷之十一

音

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  
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

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  
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

輅矣賓西階阼東階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  
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

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

輜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土服凡執器者皆士也雀弁赤黑色韋弁也綦弁鹿胎皮爲之惠三隅矛形如蚩也畢門卽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凡賓阼兩階之隅也堂廉曰阼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五

廉卽隅角也堂爲兩階則兩階接堂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旣主於南畔則兩階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制如弁但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卽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爲廂則曰東堂西堂也斨瞿皆矛屬東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銳按古文作銳說文銳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半以北爲北堂其堂西直室墉東直房戶而爲北階以下蓋通宮闈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

而階則立衛者皆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尙餘一二此制旣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躋升也由西階未敢爲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

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卽就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纁今蟻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瑁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

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卽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御奉持也此卽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卽爲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未命臨終之命也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下本從卞與弁同是恭俱之義則當訓爲禮或云大弁卽謂天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

書經注卷之十一

卷

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固躡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之命蓋爲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屢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爲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儷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爲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迓天威之語故此亦有  
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爲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歎  
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王搢大  
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受太保三咤  
歎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  
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上宗曰  
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書經注卷之十一

庚

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蓋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  
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筐又盥洗  
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  
尸太宗執璋瓚亞裸故此報祭亦秉璋也以同  
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跽  
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宗人  
小宗伯之屬也大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臚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飭禘所以受同

祭而飲福濟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疾雖欲神之  
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  
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  
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  
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  
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祭而飲福濟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疾雖欲神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四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爲庭實賓諸侯也

稱舉也圭守圭幣籍幣以荐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曰臣衛者謂諸侯蕃衛王國者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謂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審宜也王審宜以在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贊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以未爲後也弔者含者禭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

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矣  
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美若蘇  
氏謂美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  
順矣蔡氏疑卽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  
非也按字書美進善也卽今誘字說文美或作

書經注卷之十一

至

誘美若蓋天誘其眾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  
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眾助順之  
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民命之原亦非  
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  
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  
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  
六師卽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弛  
之反六軍王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脩皇則不  
輕其事猶云張舉天子之事耳然武脩乃承平

易弛之事故諸侯公又特言之與蔡氏曰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書經注卷之十一

五

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又方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勳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不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歛去其貪暴使人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

是爲務而取足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  
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處無不盡其實也誠之  
所積固自不可掩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  
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銳之士忠實之臣之  
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  
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  
爲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  
父指同姓大諸侯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  
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  
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尙胥暨顧綏爾先公

書經注卷之十一

十一

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  
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王之道雖身守國於  
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  
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前相揖蓋以王答拜而贊揖也此相揖蓋太保

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  
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  
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  
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旣成

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書經注卷之十一

書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旣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

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書經注卷之十一

壹

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䟽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

王若曰

書經注卷之十一

美

王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敘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毖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

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  
予一人賴是以甯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  
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  
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  
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  
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  
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尙多故猶務含容  
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少長  
薰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  
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  
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

天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  
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  
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

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閒康王

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又  
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小大之  
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眾望之孚養  
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  
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  
已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  
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鎮東都化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  
曰言之敬而待之尊禮貌重臣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堯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  
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  
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  
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  
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  
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  
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  
之畏疏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  
而已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踈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堯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侂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貴平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

而尙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  
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  
藥蓋其俗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  
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  
而歸之驕侈此商民之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  
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參養之所移其能由  
禮者鮮矣旣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  
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衰弊之化未有不侈  
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

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  
矜誇百邪竝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  
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  
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  
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  
寵又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  
而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外立  
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  
同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  
可以空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不由古以爲訓

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姦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書經注卷之十一

皇

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踐成終之命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

訓其成式惟乂

總上文立風聲革舊俗申畫謹固而成其終皆所以爲成固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動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叢爾而忽

書經注卷之十一

聖

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播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

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淫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服爾武王入殷

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眾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之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述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滯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滯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

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易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滯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

所以入人者深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書經注卷之十一

書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古文尙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云日月爲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蹈虎尾恐啞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卽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書經注卷之十二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卽謂篤忠貞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

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甯

書經注卷之十一

二

大寒小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小民之爲艱難而爲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  
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啟以烈佑我後人  
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  
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蒼揚其  
光明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  
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  
法在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卽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  
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  
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卽  
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然則  
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  
載籍之無傳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爲司徒君  
牙豈其後耶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爲多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書經注卷之十一

四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罔爲大僕之正羣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以明得失之機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  
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  
聖則懷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  
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曾不知  
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  
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  
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  
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  
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  
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  
疾從之昏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燎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導君於愆者或以淫巧進或以賄進此  
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  
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  
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

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

史記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之政作弊命復甯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冏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

書經注卷之十二

六

人宅丕后則皆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雜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軌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罔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子小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曰

思免厥愆曰子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僻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尙

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  
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  
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書經注卷之十二

八



其於於之於不存焉

其夫其爭以酸細飲珠笑而敬其祖景曠也

其於於之於不存焉

呂刑

惟呂命

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爲甫猶邾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爵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本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人爲五罰皆呂後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書經注卷之十一

九

穆王年五十卽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施張不常晚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炎帝之末赤榆罔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賊鳴張爲義亂外之

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  
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聖人始制爲刑  
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矯虔吏因  
執以侵暴矯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苗民堯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  
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爲劓刵椽黥凡  
麗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  
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  
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  
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眾庶被  
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帝降監下民罔有  
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舜於是哀  
矜眾庶被戮之非辜旣作五刑報苗民君臣之  
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

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卽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

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仲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亡舊

者使復典之愚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姦  
宄之習聖人是以有矯虔之刑自三苗以刑爲  
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  
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  
虞書之紀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爲亦惟  
羣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  
雖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興始於政化  
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  
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  
之中率又于民棗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  
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  
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  
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

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通於是修爲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臯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德而已蓋其

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臯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則三苗之威讎氣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

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威燄氣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臯陶始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臯陶始傳所謂臯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吝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臯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

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  
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  
漢時繫獄者猶祭臯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  
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懋德上配臯陶耳  
亦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  
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錫降咎于苗苗民無  
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  
刑爲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  
辭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  
非爾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爲  
重責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  
道乎此謂典禮爲刑之道蓋憲章無二出禮則  
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  
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  
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爲威勢之狗奪於貨  
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

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遣其罰遂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教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而又讀爲日蓋言勤在其中矣言勤

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爲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旣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旣俾我君臣爲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

爾尙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  
之煩可畏也勿以爲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  
之餘可休也勿以爲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  
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  
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  
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甯之福久而不替  
矣此皆勤恤之效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爲弼教之

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連  
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  
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連及之人乎當  
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  
兩造具脩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  
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  
脩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  
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

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卽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于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爲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干求請託爲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

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眾卽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眾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卽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爲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卽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

朴作教刑又小於此則令作贖刑若令罰直耳穆王始制爲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虐貧富者可贖貧者難免雖穆王申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正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爲贖刑之法又

制爲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  
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  
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爲升降又不可引用久  
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  
用民不知而犯之旣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  
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  
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  
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

書經注卷之十一

手

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  
要

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  
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  
蓋亦權其情而爲罰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  
視世變而爲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  
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  
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

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爲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軀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辨給也不可以辨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

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奪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囚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折之明啟刑其書與羣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非焉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  
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  
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  
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  
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  
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  
爲國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  
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  
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訣而一有偏徇  
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  
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  
中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  
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眾罪悉至則  
隨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鬻獄  
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則

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詔後世也嗣孫凡官伯侯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疆場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刑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眾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此爲要語不可

不明聽之大抵賢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受王良民之眾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

矣故今古狂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  
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  
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  
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僞日繁迨至晚年命呂  
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  
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爲誥命頒之天下大抵  
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  
條以逭犯死之眾旣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

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  
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  
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  
脩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  
厚之風尙可法也

予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  
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  
以五刑劓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  
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也  
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

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  
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  
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  
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干緩之貲  
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啟後世亂  
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  
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  
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尙可以  
爲後世聽訟用刑文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爲對世難爲阻獄也其義以具贖刑之何罪也  
有之獄書衣冠其細察察乎典獄之姦尙可以  
贖有五分之數風語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  
黃卧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  
昔無阻於而不再贖人矣烏得而不啟後世亂  
其獄報且大報之既而再贖風其再于贖之費  
刑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  
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干緩之貲  
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啟後世亂  
之既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  
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  
言明德指知而言呂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  
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傳之  
間老師宿儒之傳尙無差也平王徒舉其語而  
不能察耳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  
蔡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  
尊之也愚按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爲異今曰義

書經注卷之十一

美

或其後改之也父猶尙父之謂蓋尊之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

先正指文武之臣小大謀猷猶云文武之道大  
者小者肆遂懷安也言文武以大德受命亦惟  
先正之臣又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大謨烈皆  
遵守而不失遂使成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

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造作愆譴殄絕純太伊誰也平王自言嗣位之初自造天之大譴言父師國敗由已致之惟資澤竭於下民故犬戎得以侵伐我國家之大此戎禍之由也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而予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我祖父列者其誰恤我乎嗚呼使有能致績於予一人者則可以安吾位矣章內兩嗚呼大亂之餘不覺嘆傷之意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祖唐叔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光唐叔之功文武之道已墜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立已以紹周之統使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能修補扞衛我于艱危之交若汝文侯予所深嘉蓋平王望諸侯而不至故深有感於文侯也當時秦鄭衛皆來救而此獨歸於晉曰用會紹乃辟必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桓黑黍鬯香草用黑黍為酒釀以香草卣中尊諸侯受錫命當告于祖廟故錫之弓矢乘馬皆所以賞之簡謂閱士恤謂愛民閔矣平王東遷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未幾而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

書經注卷之十一

完

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

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履祥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頽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許秦秦亦

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爲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虜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桓公敗亾之時收合餘眾已不能全又散爲南鄭而武公以昏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郟以爲已國此其志願已定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

有爲焉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奉辭代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害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竝興起也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

妄意其未更事所以竝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敘皆不可紊自敕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以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甯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我脩旣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滯大也犒閑牧也師旣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獲筭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

書經注卷之十一

三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

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

五人餘子卽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旣出則部伍

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

無敢越逐若隨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

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

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

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  
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  
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  
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  
寇壤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  
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  
者皆顧藉之兵輕刑禁之卽肅後世烏合之眾  
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爲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  
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  
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  
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

呂氏曰戎脩旣治道路旣除部伍旣嚴行師之  
道脩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  
兵之期也徐戎淮夷竝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  
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竝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豢於膏梁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穆公首援古人之言盤難艱凡四語三韻盤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喜邪忌正不能受其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

書經注卷之二十一

壹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始將以爲親

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爲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

雖則云然

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尙可勉也

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

此復思古人之謀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勇夫諛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諛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

如有一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

書經注卷之十一

美

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又承上文而言蔽賢疾能之人蓋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總言國家安危之效蓋由所用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哉

按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

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譌以爲敗敵還歸  
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敵尸之後蓋  
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  
言極爲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晚年所  
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  
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  
或尙小爾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